天主教傳入中國概觀

聖教雜誌叢刊

土山灣印書館發行

土山灣印書館新出版

聖教雜誌叢刊

社會叢談	一角五分	
社會主義鳥瞰	七分	
婦女問題	八分	
勞工問題	五分	
共產主義駁論	五分	
蘇維埃俄羅斯之觀察	八分	
明末清初灌輸西學之偉人	八分	
非基督教	六分	
國家與教	六分	
非家與詮	八	
教育之原理	六分	
方德望神父小傳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聖教雜誌叢刊

天主教傳入中國概觀

土山灣印書館發行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001687425

天主教傳入中國概觀

民國十三年，五月十五日，駐華宗座代表剛總主教，奉教宗命，召集中華全國主教等，開公會議於上海。此爲中國聖教，自有史以來，一絕大之紀念也。後二年，羅馬教宗親行祝聖六位本籍主教，更爲我國教史闢一新世紀。顧飲水思源，君子美之。觀今日教務之盛會，不能不追溯往昔篳路藍縷之功，此吾所以對於中國聖教有傳入概觀之作也。

夫耶穌降生來世，原爲救贖人類，傳佈福音；其於升天之前，諭令宗徒分行天下，往訓萬民。宗徒等則遵耶穌遺命，四出傳道，無遠弗屆。中國雖居遠東，亦爲耶穌聖血救贖之國；而天主眷顧中國之慈心，亦未嘗輕輕其間：是以聖教初始，有謂聖多默宗徒，即遠至印度，由印度而至中國，卒由中國而又回印度，致命於梅里亞布爾城。此說雖無確實証

據；要非絕對無因。蓋有謂漢明帝時，猶太人已與華人通商。猶人來華。大抵取道印度。且中國傳說，有達摩西來第一祖之語，意者，卽多默之轉音。總之聖多默宗徒，究來中國傳教與否？旣無確切之事實，我未敢遽以爲信史。然中國古時，聖教確已傳入；謂余不信，請以數世紀前發見之十字石碑，及鐵十字爲証。

明季福建省，發見古十字石碑三座，皆形狀整齊，雕刻精緻：一係明萬歷二十三年，在南安縣境所得；係在泉州仁風門外，東湖畔所見；一係在泉州水陸寺中所獲。三十字皆古式，當是第四五世，或八九世時物。（見肅訓鐸之天主教傳行中國考上冊第二三張）又江西王主教，於光緒十二年，（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寄信北京傳教士云：余於吉安府，獲一大鐵十字，形狀甚奇；卽所謂聖安德肋宗徒之十字，上鐫三國孫吳年號，卽降生後二百三十年。（燕京開教紀畧上篇八張）

綜此古跡觀之，足証千餘年前，聖教已傳入中國，無容疑議；惜記載未詳，未窺全豹耳！且此事另有記載，亦可參証。馮秉正述之盛世蕅蕘救贖篇中云：「如明洪武初，江西廬陵地方，因掘地，得一大鐵十字，上鑄赤烏年月；赤烏係三國孫吳之年號。人皆不知爲天主聖教之物。有名臣劉嵩、號子高者，作鐵十字歌，以誌其事；事詳劉子高詩集，併李九功愼思錄內。若非天主聖教，已經早早流傳，何以有此鐵十字？」後徐光啓有鐵十字著證，其可信。再以明時西安府掘出之景教碑觀之，對於當時教務之興亡盛衰，紀之綦詳；則唐時已有景教基礎，人亦不能否認之矣。

此碑在明熹宗天啟三年，卽一千六百二十三年，陝西西安府尋獲。上載唐德宗二年立，卽七百八十一年，碑額鐫有十字聖號。碑中大意謂：

唐太宗貞觀九年，即六百三十五年，大秦國（古稱羅瑪曰大秦）有名阿羅本、偕同志數人，首來中國傳教。初抵長安，帝命宰臣房玄齡，出郊賓迎，居之大內。既命翻經，又詢教理，深知此教眞正，乃出諭表章，准令建堂傳教。迨高宗繼位，對於景教尊崇有加，勒令諸州各建聖堂，遂至「法流十道，寺滿百城」！眞道昌明，徧滿中土！不意聖歷年武后臨朝，酷信佛法，景教遂不見容，幾遭覆沒。賴有主教羅含與奉教大員，竭力維持，得以轉危爲安。以後歷玄宗肅宗代宗德宗四朝，均蒙優待，景教益形暢行云云。

唐代之景教，非羅瑪天主正教，乃內斯多畧之異派。內斯多畧異端謂：耶穌之天主性，與其人性，未常合於一位，不過附屬於其人性而已；爲此聖母瑪利亞所生者，祇是一位純人，聖母爲純人之母而已。此說顯

於羅瑪正教之道理背馳。景教在唐代，一時甚爲興盛。觀唐武宗會昌五年，下詔折毀天下寺宇，勒令僧尼還俗，大秦寺（景教堂名）穆武僧（景教士之通稱亦作羅日譯曰師傅）二千數人，亦被驅逐；當時景教盛況，可以想見。唐傳至宣帝、朱溫篡之，是爲五代，干戈雲擾，迄無寧歲，景教士更無駐足之地。宋太祖受後周禪，始開宋朝三百餘年之國。當是時巴大德府宗主教，眷念中國教務，遣修士某來華，修士見各處聖堂被毀，教友亦星流雲散，遂廢然而歸。

由觀是之，唐之景教，在武宗時，遭一時之禁阻。六十年後，又繼之黃巢五代之亂，黃河以南數省，漸至滅跡。然中國北境，與塞外區域，據西史所載，宋朝時，有哈剌契丹國，（即遼唐末始興當全盛時其疆域之遼闊駕南宋而上之奄有今之東三省內外蒙古並直隸山西之大半）通國奉基督教，其王有名鐸德若望者，在歐史上頗有名譽，與歐洲奉教

法國，驛使相通，往來不絕。後教皇亞立山第三，聞契丹王所奉之基利斯督教，乃內斯多畧異派；遂遣太醫斐理伯、充作使臣，至其國，勸王率臣民改歸正教，此一千一百七十七年事也。

西史所記契丹奉教之事，証之近數十年，在關外蒙古直隸北境所見之石十字碑，實有可信之價值。蓋獲得之十字，其形式一如歐洲八九世紀之十字架形。近日又在涿縣琉璃河左近，山中發見一座古十字寺，寺中有十字碑，十字四角有西里亞文字，亦與唐之景教碑同。此寺係元順帝時重建，又勅賜十字碑紀，大意謂都城百餘里，舊有崇聖院，碑幢二座，爲晉唐之遺跡，迺大遺之營造云云。凡此古迹，足証遼時，中國北方基利斯督教，確已盛行；而西史所說爲不誤也。

元代崛起沙漠，滅宋而奄有天下，一千二百十九年，旣平哈剌契丹與

奈曼國，乃引兵西行，征俄羅斯、平波斯、擾匈加利。元之兵勢，震動全歐，其一往直前之概，有滅此朝食之雄志；而歐洲各國，則寢食不安，有旦暮莫保之憂。教皇意諾增爵第四，既知歐洲兵窮力盡，不能以力戰；爰議遣傳教士，充作使臣，與蒙古修好：鋒鏑之禍，庶能消滅於杯酒間乎？乃在聖方濟各會中，選柏郎嘉賓、銜奉使節，往見蒙古大汗。途中忍勞忍苦，卒抵和林、在今庫倫西南約五百里已毀進見新王定宗。是時和林朝廷，在官員中信教者，亦實有其人。據阿剌伯人，亞布法拉所紀，佐太祖太宗創業之名相，那律楚材、與定宗之二臣瓜達可眞該、二名譯音俱奉基利斯督教。即定宗母皇太后都剌吉納、元史作脫剌哥那亦奉教眞誠。西國教友，被擄在和林者，難屈指數。有俄羅斯希臘匈加利等國人，若小亞細亞與亞爾默尼西里亞等處人，則更不知其數，且有修士與神品班人，亦參與其間。

皇宮隣近，建有聖堂一座，時照希臘禮，舉行彌撒。司鐸人等，皆受養於公家，按月給俸，同於官職。當時基利斯督教之興盛，可見一班矣。栢郎嘉賓、使命蔵事後，即回報教皇意諾增爵第四。不久而法王聖類思、憫教友之在和林者，流離失處，如無牧之羊。爰在聖多明我會，簡選修士隆如美、帶隨員六人，出使蒙古。隆等方至和林，定宗已去世二年。新王未立，故使命無大效；然聖王救人之念，猶未已也。一千二百五十二年，又在聖方濟各會中，簡派修士二人，一名羅伯魯、一名巴爾多祿茂、又隨員一，出使蒙古，見憲宗於和林。羅等初至和林，見在皇宮左近，有一大帳幕，內有祭台，供有銀十字架一座。有耶穌聖母及聖若翰保弟斯大天神等像，又有一隱修士，端坐默禱。叙談之下，知隱修士，係亞爾默尼司鐸，向在巴來斯定隱修；後蒙天主默感，來遠東傳教，此隱修士實

爲羅瑪公教司鐸。歐洲教友中，流落和林者，天主教友，亦不居少數；羅伯魯在和林時，曾遇一法國巴黎人名步瑟、及一法國麥思府婦名巴各德、在某公主家充作姆師。而法蘭西以外之國，若日爾曼匈加利俄羅斯等國人，則更不勝數。彼等中多有奉聖教者，因多年未告解領主，至羅前求告領云云。羅瑪公教教友，雖不居少數，然內斯多畧異教人尤眾。貴族顯官，宗室近臣，皆奉異教。中國內地，奉內斯多畧異教者，凡十五城。西安府有主教一員，管理中國教務，一千二百五十四年，羅伯魯返歐，復法聖王使命。

不但教宗及法王，遣使至蒙古也，即蒙古亦遣使至法，覲見教皇。即在一千二百七十二年，波斯王哈巴迦、哈巴迦爲憲宗五弟旭烈之子旭烈征服波斯封爲波斯王旭烈與其后皆爲教友聞教皇額我畧第十，在法之里昂召集公會議，因遣使臣十六人覲見。

蒙古使臣中之人，得聞正道，棄邪歸正，教皇爲之躬行付洗禮。二年後，哈巴迦又遣二奉教使臣至歐，使臣歸國時，教皇派聖方濟各會修士五人，與之同行，且請送修士至中國傳教。數年之後，聖方濟各會之省會長上書於教皇尼各老第三，言中國已行開教，進教者日益眾多，求簡派主教一員，綜理教務，以一事權，而利進行云云。

波斯王派使臣見教皇，而元世祖亦於一千二百七十一年，遣在華之意商馬可孛羅，充作使臣，面覲教皇，請派教士百人，來華傳教。

一千二百八十九年，教皇尼各老第四，聞中國皇帝，優待教士，大有開教之望，又簡派聖方濟各會修士數人，來中國傳教，以孟高未諾爲首領。一千三百零五年，即成宗在位之九年，孟高未諾寄書於歐洲同會修士云：在北京初至時，雖遭內斯多略異黨之嫉妬，然今已建有聖堂

一座，領洗入教約有六千之多。向非異教徒百方阻擾，即授洗三萬，亦意中事也。此外又建一學堂，爲養兒童一百五十名，教以辣丁文與希臘語。現有十一名，已習熟大日課經，全唱聖咏云云。數年後，在北京又建一堂，與修院一所。一千三百零七年，即成宗在位之十一年，教皇格肋孟第五，升孟高未諾爲北京總主教。次年聖方濟各會奉教皇命來至北京，祝聖孟高未諾爲主教。且遵教皇聖旨，尊之爲總主教。而屬下之。天主教之主教自孟氏始，前此祇有異端主教孟高未諾得有三主教臂助之力，宏宣聖教，向化者日益衆多。教宗聞此佳音，又續遣三主教來中國，佐理教務，三主教均聖方濟各會修士。彼等居京，月受政府俸金，與官職無異。

一千三百二十八年，即元泰定帝五年，北京總主教孟高未諾去世，壽八十三歲。在中國傳教三十六年，授洗三萬餘人。卒之日，遠近教友，莫

不哀悼，如喪考妣。

教宗若望第二十二位，聞孟主教去世，即簡方濟各會士尼各老包特拉繼其任，爲北京總主教，並派同會修士三十二名，隨來中國。然尼各老雖簡爲中國總主教，乃遲遲其行；八年後，尚未蒞任。元順帝乃選方濟各會士安德肋爲使臣，遠至歐洲，覲見教皇。一千三百三十八年，安德肋等，始抵法國亞未麗府，即將順帝國書，與教友信件，呈上教皇本篤第十二。教皇一一裁答，飭令前教皇若望第二十二簡派之北京大主教尼各老保特拉，迅速赴任，不准稽遲。一千三百四十二年，教皇本篤第十二，又遣方濟各會修士四人，充教廷使臣，來與中朝修好。順帝感教皇美意，待教皇恩禮有加，教務亦愈暢行。終元之世，與教皇信使往來，迄未斷絕。

順帝末年，朱元璋以布衣崛起，用兵十五年，而成帝業，國號大明。元帝北遷，蒙古爲韃靼種，入主中國，恆爲國人所切齒。洪武君臣，卽力行其排外主義。凡蒙古所建設，悉數削平；而於其所保護之教徒教士教堂，則更無顧惜。北京之三堂，早已毀滅無蹤跡。當此時，亞細亞中部，又遭大買爾郎（譯音卽鉄木兒）之擾攘。大買爾郎土爾基斯坦人，論母系亦元太祖後裔，自幼奉回教，及長，切欲效教祖穆罕默德，有伯天下之志。明洪武二年，起兵平西域諸國，盡奪蒙古所據諸地，滅波斯之蒙古國，取亞爾默尼附近諸地，據印度，由是中西被回教隔絕；而西域諸國之奉基利斯督教者，無論羅瑪公教，或內斯多畧異教，遭此大刼，而宗教基礎，蕩然無存。雖云大買爾郎之殘忍，爲吾聖教之不幸；然天主恐自有深意，在此浩刼中，消除內斯多畧之異端，使不致在中國地，深植其根基，而

捲入中國人民於此異端旋渦中也。元滅明興，西教士乃不見容於朝；卽內斯多畧異端之教，亦漸絕迹；然天主不忍中華人民坐於幽冥之中，無人援救之也！嘉靖二十九年，聖方濟各沙勿畧謀入傳教，不幸未入中國，而賫志以沒。聖人去世後三年，各會修士，先後接踵而來；若聖多明我會，聖奧斯定會，聖方濟各會。然因海禁綦嚴，皆未得入內地。耶穌會士方濟各白來斯及羅明堅等，先後繼來，先利瑪竇二年來中國亦未能久留。直至明萬歷八年，卽一千五百八十一年，利瑪竇偕二三同志，始得入內地，實行開教，使元代以來已絕之統，得以再續，是以史家論中國開教事，有明以來，咸以利氏爲第一。當時傳教士不能入中國內地，往往在澳門駐足。澳門本中國地，葡人於一千五百五十七年始佔據之。附近粵民，來澳謀衣食者，實繁有徒；

因而得與駐居澳門之傳教士，周旋晉接，進教領洗者以千數百計。一千五百六十八年，教宗庇護第五，允耶穌會總長聖方濟各博爾日亞之請，將亞比西尼主教加爾內畧、調任澳門統管中國及日本一切教務；是爲元代以後，第一任主教。加氏爲耶穌會士，澳門官商爲之籌捐巨欵，修大堂一座，宮院一座。又爲中國教友，別建聖堂一座，奉聖瑪爾定爲主保。加氏於一千五百八十三年出缺，在任凡十六年。

除澳門之聖堂外，中國內地所建之第一聖堂，卽羅明堅在肇慶所建之堂。堂中規模，雖非宏敞，然形式雅觀。內設祭臺，臺上供耶穌聖像。像上大書「天主」二字；天主之稱始此。所謂「天主者，天地眞主，主天亦主地，主神主人亦主百物。」（說詳明萬曆年耶穌會士所立天主正道解略碑。）然未及六稔，而肇慶聖堂被劉制臺霸佔。先是羅明堅

將中國開教事，託於利瑪竇，獨回西洋，至是利瑪竇之韶州。因該處紳商之歡迎，即建堂棲止焉。

時中國有二少年：一名鍾銘仁，一名黃明沙。來韶州追隨利公，且有志修道。厥後二人入耶穌會，帮助傳教，頗著賢勞，爲當時西士所倚畀。

中華聖教有堂矣，有傳教士矣，宜其發展日進矣！不料萬歷三十九年，韶州聖堂被亂民搶掠；僧徒之流，又從中煽惑。神父輩等卒離去韶州。是役也，黃修士死焉，年三十三歲。爲主致命，嗚呼，烈矣！計韶州立堂，始於萬歷十七年秋，（即一千五百八十九年）終於三十九年，（即一千六百十一年）萬歷二十四年。

利瑪竇志宏願大，思至北京傳教，以樹其基。爰於萬歷二十三年春，隨石侍郎赴南京。既抵南京，石侍郎赶程北上，與利公訣別；利公天涯孤旅，舉目無親！既無棲身之所，乃折往南昌而江西。遂於此時開教。然利

公僑居南昌，不忘進京之志。適有王忠銘者，廣東瓊州人，新補南京禮部尚書，由籍赴京，路過南昌，利公得此良機，遂偕郭居靜司鐸，乘王尚書船，起程北上，其南昌教務，則委龍華民、羅儒望等接管。利公至北京，適此時中國與日本搆兵，或有疑公爲日本間諜，以故無敢爲之上達者。留京月餘，乃又離京南下，同故友瞿太素同至南京；時王忠銘已先利公回南京，上仟視事矣。瑪竇與太素既抵南都，僑居承恩寺。王尚書力勸利瑪竇留居南京；且士紳投刺謁見者，日不乏人。利公遂與同會士議在南京立堂，戶部堂官劉斗墟聞知此事，以官廨相讓；傳教士於是得有安身之所矣。次年，即萬曆二十八年，利瑪竇又得進京，派郭居靜主持南京教務，獨携龐迪我北上。

利公在京，進呈方物，得萬曆帝優旨，安居京師。乃在宣武門左近，買屋立堂；是爲北京南堂之始。初年祇有龐迪我相從。三四年後，又有費奇規與熊三拔兩司鐸來相依隨。

利瑪竇學問優長，於各種科學無不精通；且道貌德容，迥超凡俗。名公鉅卿皆樂與之遊，士大夫中得聞其道，毅然奉教者，亦大不乏人：若監察御史馮應京、大僕寺卿李之藻、相國徐光啟、京兆尹楊廷筠諸公是也。李徐楊三公，人稱爲「中國開教之三大柱石」。不特因其保護聖教，庇翼教士，致教外人有所畏憚；卽上海杭州開教之緣起，大抵光啟與之藻之功居多：飲水思源，其功豈可沒哉！

萬曆三十八年三月十八日，利瑪竇病歿，壽五十八歲：計自入中國近三十年，在北京十年。當時西士之在中國者，僅十三人；散居南北二京，

與杭州南昌等處，安居傳教。然不久而風波起矣！中國第一次教難，發源於南京、始於萬曆四十四年，主使之者，禮部侍郎沈漼、而促成之者，乃禮部尚書方從哲、與沈漼之屬員晏文輝、徐如珂、爲之遊說者，有內官魏進忠、劉朝等。同時上書爲傳教士辯護者，有徐光啟、表明西士之爲人，教旨之純正，允宜崇奉，無一可議。旋奉御批知道了。既而方兼東閣大學士，朝廷依照沈漼所請，將在北京之西士龐迪我、熊三拔、與南京之王豐肅、謝務祿、一併押解出國，不准逗留內地。查與兩太監有關，緣劉朝、魏進忠皆曾從沈漼讀書，爲其門下士云。徐光啟又欲上書辯護，爲羣小所阻，竟不得達。龐迪我與熊三拔，即見幾而作，出京南下至廣州、龍華民、與畢方濟、既未指名被參，仍留京師，寄居徐光啟私第。其在韶州、南雄、南昌之教士，亦未遇難。南京之王豐肅、謝務祿二司鐸，則

由沈漼解至澳門，翌年，龐熊二鐸相繼去世。王豐肅則改名高一志、二三年後，又潛入山西傳教；謝務祿亦改名爲魯德照、復入浙江江蘇傳教：而教中之被難者，亦有其人。次年沈漼致仕，而教難漸平。迨及天啟初，沈漼以交通魏太監故，被劾去職，歸家逾年卒，而南京教難平。

教難平後，聖教遂日有起色。史惟貞司鐸，由杭州楊廷筠家北上，至南京，意欲安慰被難教眾；然彼等依然熱心，無一背教者！艾儒略司鐸，且遠至揚州開教。有某進士家，全家老幼三十名均領洗入教。杭州教務，更蒸蒸日進。西士在楊廷筠家避難時，三四年中，先後授洗有一千三百之多。江蘇嘉定舉人孫元化、被徐光啟感化領洗，邀魯德照郭居靜至嘉定傳教；西士等以嘉定立爲總堂，爲駐足之所。常熟瞿太素子式穀亦請艾儒略至常熟開教，式穀從兄弟式耜、早年登第，得聞眞道，因

亦歸正焉。山西則有高一志司鐸，先立堂於絳州，絳州有孝廉韓霖者，字雨公，在北京與徐光啟遊，得聞正道，回而授洗。歸家後，邀高公到絳，勸其親友奉教，其兄名雲、其弟名霞、二人均孝廉，亦皆奉教。且有段兗、亦在北京奉教，其弟段襲、段展、亦絳州熱心教友，爲教內外所景仰。高公傳教，得韓段二君之助，教遂大開。初年即授洗二百餘名。十五年，授洗至八千之多，內有功名中人二三百，立堂五十餘所。高公開教，勤勞聿著，可稱爲此省之宗徒！而當時與高公齊名者，則有傳教陝西之方德望司鐸。方公在該省傳教，二十年後，授洗至二萬四千之多。方公之存神過化，可以想見矣！陝省首先奉教者，爲進士王徵、及蔣姓某大員。他若山東河南四川等省，亦有教士開教。當明末年，聖教已廣行十三省，（當時全國止十五省，惟雲貴未傳到。）教友約十五六萬，而獨江

南一省，不下十萬有餘，得奉教者，三分之二。蓋有徐光啟提倡於先，其子徐驥繼續於後，士民觀感興起，所以奉教者，獨以江南爲多。據精確之統計：全體教友中，有大吏十四員，進士十名，舉人十一名，秀才生監以數百計。噫！當時之聖教，豈不斐然可觀哉？

中國明末時之教務情形，我既言其梗概矣；而當時有名之傳教士，亦有可言者在也。除利瑪竇外，有龐迪我、熊三拔、王豐肅（後改名高一志）、謝務祿、龍華民、畢方濟、羅如望、史維貞、艾儒畧、郭居靜、湯若望、羅亞谷、鄧玉函、利類思等。或服務朝廷，或傳教外省，而當時教士又深通華文；因此不特深得當時士夫之歡迎，卽今日之學者，誦其遺著，文辭爾雅，義理洽博，亦覺景仰不已。聖保祿宗徒曰：《余爲衆人成爲衆事，卽謂爲救衆人視所救之人爲如何以便感化之也使衆人得救。》1 Cor. IX-23 旨哉斯言！深得

乎人之心理，爲吾人所當則效者也。

明末中國聖教史上，有一事有可紀之價值者：卽永曆皇太后，皇后太子等領洗入教是也。自淸兵入關，北京南京相繼失守。永曆以萬曆帝之孫，正王位，蟄居一隅，奉教大員，瞿式耜等矢忠明室，誓死不二，史稱義臣。永曆左右，又有教士及奉教大員；故漸知教理。兩宮太后與正宮皇后等，深明天主教之眞正，向瞿紗微神父，切求領洗。瞿神父鑒其誠心，在宮中小堂內，行授洗禮；奉教官員，咸與禮焉。永曆嫡母王太后，聖名瑪利亞、王皇后，聖名亞納、新生太子名慈烜、永曆初不許領洗，未幾太子病危，永曆懼其死也，亦准受洗，聖名公斯當定。瞿公命名之意，蓋望太子將來，如泰西公斯當定大皇，率臣民奉教，以再造此中國也！太子領洗後，病卽痊愈。與太后等同時領洗者，

宮中凡五十人。皇太后感領洗進教之恩，欲遣使至羅瑪朝見教皇，敬求爲大明國家祈福，並求多遣教士來中國傳教。永曆四年冬，派卜彌格神父，充作使臣，付給國書兩通；一上教皇，一致耶穌會總長。當時教皇係亞立山第七，時在一千六百五十五年，太后致教皇書，今藏在羅瑪教皇御書樓內。教皇接國書後，即覆書大明太后；惜覆書到華，而王太后赫肋納已不在人世間矣！然世途多乖，誠如教皇覆書所云，天主全能聖意，原非吾人所能測；從此滿族入主中原，教難幾無一朝蔑有，信徒視若明夷，禁教載諸律令。其間雖有英明之君主，因愛西士西藝而稍示寬容者；惟從一部清史觀之，充滿我華信友之血和淚。我書至此，瞻前矚後，誠不禁感慨係之矣！

明末時，又有一事足以紀載者，即多明我會修士來中國，入福建傳教是也。先是該會修士，在呂宋傳教年久，教化大行，立有修道院。福建濱海之人，在呂宋經商，因而被化進教者不少。崇禎年間，多明我會士，有自呂宋傳教內地福建省者。自當日至今，福建一省，常爲多明我會修士之傳教區域。方濟各會修士，在呂宋亦立有修院，教化之隆，與多明我會不相上下。崇禎年間，亦有來者。迨清朝順治年間，栗安當神父，由福建北上，至山東濟南府，是爲方濟各會傳教山東之始。

明末清初時，聖教功臣中，最著名者，有徐光啟之孫女甘弟達，嫁於松江巨紳許姓。其子纘曾，早年登第，歷任各省高級官職。許太夫人在江南本省建修聖堂甚多，即在他省助修之堂，亦不知凡幾，救貧濟乏，慷慨好施，誠爲聖教起初時之一大恩人也！

滿清入關，明祚云亡；當時傳教事務頗形棘手。順治初，北京祗有湯若望龍華民二司鐸。三年之後，又有利類思安文思被肅王豪格俘虜至京，充苦役。肅王歿，其妃目見二司鐸之品行端謹，被化而受洗入教。妃聖名儒斯大，以此禮待甚優，不復以奴隸視之；且准在各處隨便傳教。數年之後，教友漸多，遂擇地建堂；即北京所稱之東堂也。順治帝對於利安二神父殊爲器重，旋蒙賜給房宅一所，銀米若干。帝又見湯龍二神父學問淵博，品行超凡，甚寵眷之，但龍神父年已九十有六，爲主所召；帝聞訃，遣官祭奠，並賜葬銀三百兩。厥後西士去世，多以此爲例。當是時西士中最爲順治帝寵眷者，則爲湯若望。屢次臨幸天主堂，及若望住宅，坐與笑語，周旋歷數小時之久。若時值午刻，即命之進便膳而同食焉。若望自順治元年，即授欽天監監正；三年加太常寺卿銜；八年

誥封爲通議大夫，又追封若望之父母與祖父母二品崇秩。不寧惟是，又命若望在宣武門內隙地，改建天主堂。所有造堂經費，着內務府供給。按該堂卽今北京之南堂並經若望立碑記，不幸此碑教難時被毀。順治十五年進封若望爲一品，於是若望當出入宮禁及帝臨幸之際，乘機宣講天主十誡，聖教要理，勸帝進教；帝雖不能實踐奉教，然確知教理眞正，私心嚮往，有不能自已者；爰於親政之次年，御製「欽崇天道」與「通玄佳境」匾額，並御題天主堂碑記，及賜若望「通微教師」之號。凡此數端，闡傳遠近，通國皆知，大有益於傳教；所以順治年間教務興隆，有月異日新之象。西士之在各省傳教者，均得地方官之優待，湯若望與有力焉。

順治十七年，召南懷仁進京，襄助若望修治歷法。詎於明年正月初六

日帝病危。若望謀進內廷不得，祇上書求帝領洗入教，免誤永遠大事。次日帝崩，遺詔以皇二子玄曄繼承大統，是爲康熙皇帝。時帝纔八歲，尚不能親政，諸事決於輔政大臣。若望在朝，大員之知己相厚者不少，朝廷之寵眷亦隆；職是之故，忌之嫉之者，亦日益眾焉。蓋欽天監一缺，累朝以來，皆以回回充當，自若望倡行西法補授，回回人楊光先敢怒而不敢言者非一日。迨見康熙冲齡踐祚，楊知輔政大臣鰲拜等素性好疑，不喜西士。楊光先上章參劾，若望提審二次下獄，僅爲「傳教」一事，定罪肢解，並將南懷仁等一併下諸囹圄。而輔政大臣等爲光先所惑，雖明知若望冤誣，又屬先朝勳臣，第恐將來皇上親政，追議此事；故於康熙四年四月初一日，即一千六百六十五年，會集朝臣二百員，議置若望於重典。豈知天主聖意出人意料，方纔議定，京師地忽大震，有

聲如雷；甫經就坐，地又大震。一而再，再而三，朝廷感悟，開釋南利安三神父，湯若望李祖白等仍未提及。卒又連震三次，順治帝之母后，深知天譴可畏，召諸政大臣，而責以太過，湯若望乃邀開釋。惜奉教大員李祖白等仍不免。

史載李祖白赴刑場時，路過聖堂，伏地稽首數次，以表其信德之眞摯；及過家宅，其夫人候在門首，正色謂之曰：「君爲奉教捐軀，夫復何憾；惟願天堂相會耳！」嗚呼，成仁取義之際，何其虔誠而悲壯也！特表而出之，俾世知「殉道者」之眞相，如何，好學深思之士，幸注意及此。蓋當時楊光先既害李祖白等五人，重握欽天監權；而仇教之心，尚未滿足。各省教難頻起，聖堂房舍，多遭抄搶拆毀，神父備受凌虐，教友亦多波及。如勒令背教，不肯服從者，即嚴刑究治；爲主致命者，實繁有徒：誠聖

教之一大艱難也。

自各省神父奉令解京之後，莫不預備致命。刀鋸鼎鑊，皆意中事耳。康熙四年五月間，方始來齊，旋經禮部提訊，點名記數，即着在東堂寄存，發給糧餉。當時至京之神父，計有三十一位：即耶穌會二十五位；多明我會五位；方濟各會一位；牛皆年齒高邁，眉髮皓白。有在中國傳教四十餘年者，然多不相識。際此聖教窘難臨頭之際，得在東堂會合，同心同聲，求爲中國聖教廣揚，如此大慰意願之事，不可謂非天主之隆恩。此乃降生後一千六百六十五年事也。諸神父居京二月之久，食用諸費，悉由國家供給。至八月間，帝令南懷仁等四人仍留京外，餘俱遣發廣東，當即起程，直至次年二月，一千六百六十六年始到廣州城內，東老耶穌會堂寄居。但不准出城，亦不准傳教，幸有總督所信任之奉教巨紳李百銘，照管神父，異常出力，大

爲神父所倚賴。各省教務，則由中國神父羅文藻獨力管理，計四五年間，授洗達二三千人之譜云。

一千六百六十五年四月間，湯若望蒙赦之後，即歸宣武門內天主堂。翌年一千六百六十六年七月，聖母升天瞻禮日，平安棄世，享壽七十有五。凡在中國四十四年，爲中國開教最著名之神父；故明史清史，均紀及之。

楊光先既推倒西士，佔奪南堂爲私宅，又百計鑽營，補得欽天監官。奈不諳天文歷法，畧解陰陽五行星相家之言而已：故所進之歷法多誤；甚至於頒曆閏月，旋覺時令不合，又即取消。然其所持以詆西法者，則謂欽天監衙門選擇殯時刻，大不吉利，累及帝后云云。鰲拜伏誅，康熙親政，思及教士。遣近侍四人至東堂，奉旨請見。甫就座，啟問何人通曉

歷法。利類思答以南懷仁四人因將楊光先所推算康熙八年之歷給視，並請指明誤點，而一一筆記之。迨還朝覆命之後，即傳旨南懷仁利類思安文思入朝覲見。帝即革楊光先職，以南懷仁補欽天監官。帝又知湯若望被誣，爲之昭雪，優卹死者，給殯葬銀，遣官諭祭。其因奉教之故，被革職之修國器等十餘人，俱應開復原官，仍供前職。寃既大白，楊光先反坐，應即着驅逐回籍。光先聞命之下，羞忿交集，狼狽出京，中道疽發背而死。

一千六百七十年，康熙又降旨開釋廣州二十五教士，准其各歸本堂。若其間有通曉歷法者，着欽取來京，帮同南懷仁修治歷法。前封禁之堂則交還，拆毀之堂則賠修，但二十五位中，前後已死六人，故此時僅存十九位而已。

康熙皇帝，對於教士，禮待有加；對於聖教亦甚尊敬。一千六百七十五年，帝二次臨幸天主堂，命侍衛大臣趙昌等在堂叩拜天主，回朝後御題「萬有眞原」及「敬天」二字之匾額，均命懸掛；又命摹書分送各省天主堂一體敬掛。且標明「敬天」即「敬天主」，免人誤會。凡此表彰聖教之舉，通國聞知；一時禁教之令，暫視同紙上空文，不發生何種效力也。南公等感知遇之恩，思圖報効；故於修歷諸務，異常盡心。獨運巧思，製造觀象台各種窺天儀器，精工合用；至今歐人見之者，猶稱羨不置！又作永年歷書，共三十二卷，預推至二千年；吾國至今猶依用之。並於平吳三桂之亂，鑄造火炮，爲國効忠。帝着部臣叙功，加南公太常卿銜，又加通政使司銜，晉陞工部右侍郎。南等之在朝居官實有天主深意；蓋當時之聖教，基礎未穩，嫉之者衆，使朝中有人，則無隙可

乘矣。

所幸康熙爲英俊之主，敏求西學，孜孜不倦。自二十歲至三十歲，十載之中，三神父按此時利類思亦已逝世故三我輪班進講，殆無虛日；久之於天文，地理，測算，音律等科，均得通曉。神父於講學之際，每涉及教理；故帝於天主造世救世諸要端，亦頗能窺其底蘊也。

一千六百八十四年，康熙二十三年，三藩之亂削平，台灣鄭氏滅亡，清室一統，國家無事，帝乃南巡。每至一城，必問天主堂所在，遣侍衛大臣赴堂叩拜。召住堂之神父慰問，優禮相待，當時各省教務，日有起色，每年增添教友約一萬上下。但最可惜者，神父太少，不敷分發。四川山西陝西河南等省十餘年中，竟無一神父至其地，南懷仁怒焉憂之；因此上書羅瑪傳教部，備道情形，請速遣教士來華傳教。傳教部卽簡法國

巴黎新立之外方傳教會士名巴祿者，陞授主教，使帶司鐸多名，來遠東傳教，並授總理中國教務之權。不料枝節橫生，巴主教不得履任。直至二十年後，巴主教方得由越南潛入福建，將以福州爲駐節地點。孰知登岸不久，遽行病歿！然追考二十年中巴主教成立外方傳教會，至今會士之在四川雲貴兩廣奉天六省傳教者，皆巴主教辛苦造成之力也。

羅瑪教皇以中國教化既行，不可無主教統攝，即以福建福安縣之羅文藻神父陞補；是爲中國第一位本藉主教。然陞補之命雖下，而祝聖之禮久不得行，待至一千六百八十七年，即康熙廿六年，方得在澳門祝聖，時年已七十有餘。受聖後司牧八年，在南京逝世。當羅主教在位時，見西士來者之不多，即行權道，簡選中國教友中之品學出衆者，授

以神權。中有吳漁山者，久歷仕途，以詩畫名於時；比登神品，年已五十七歲。又有劉蘊德者，官至欽天監監副，年六十而始去官修道，登鐸品者也。一千六百八十七年，法皇路易第十四，聞中國皇上喜好西學，卽簡博學多能之西士五員來華，憑中國皇上量才器使。五員抵華後，由徐日升司鐸帶領引見，帝溫語慰勞，極形忻悅。此法國公家遣發教士；並保護中國教務之始也。

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南懷仁病歿，壽六十六歲。當南神父臥病時，帝屢遣侍衞存問，太醫診治。及聞溘逝，不勝惋惜，給謚勤敏，發帑營葬，遣官致祭，御製碑文。南之寵眷，亦云隆矣！

自南懷仁逝世之後，中國聖教雖遭風波；然卽沉息，且不旋踵而廢弛禁教之上諭頒下矣。時適一千六百九十二年（康熙三十一年）陽曆

三月十九日，聖若瑟中國主保瞻禮日也。各省傳教神父，奉到廢弛傳教禁令之後，莫不如解倒懸，出水火而登衽席，同聲感謝天主不止；從此中國教化大行，而西士亦紛紛東來，散往各省傳教。一千六百九十六年，（康熙三十五年）教宗意諾增爵第十二簡派主教十二員來華，分治教務。於此時也，中國聖教，宜有廣揚之一日矣；所惜者，當時各省傳教士於中國，敬孔子及敬亡人之禮，意見不合，漸起爭端，爲帝聞知，實爲數年後教難發起之一大原因。當時兩方上書求教皇明察斷決，至一千七百四年，教皇格肋孟第十一，卽毅然出諭禁止；派安第約基府宗主教鐸羅充作使臣，前來中國發表敬孔祭先之禁諭，並與皇帝通好。豈知使臣抵華，奏明此事，帝深滋不悅！旋於次年七月間，派官護送出京至澳門居住。三年榮陞樞機大臣，未及半年，染病棄世，年僅

十五歲。時臥亞府總主教，有管轄中國教務之權，將教皇諭旨恩求從權收回成命。然教皇於一千七百十五年，（即康熙五十四年）降諭嚴禁。越五年又遣亞立山府宗主教嘉樂充作使臣，巡查教務。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抵京，即一千七百廿年，連蒙召見十一次，禮待甚優；惟將教皇禁敬孔祭先之諭旨，用硃筆任意塗改，未允所求。欽使見事難諧，翌年三月出京回西。一千七百四十二年，教皇本篤第十四，又申禁令；並禁稱天主爲「天」爲「上帝」，免與外教人混淆；雷厲風行，毫不寬假。所奇者，此諭宣佈後，爭論頓息，人心翕然！迄今幾二百年，各省傳教神父，勿論何國何會，共遵一途，共守一道，毫無爭執歧異之點。

原夫康熙帝之於教士，寵眷之隆，無以復加；而教士之効力於中國，亦不可爲不竭其誠。先是，俄國見中國邊防不密，節節進取，盡佔黑龍江

沿北之地，且過江南侵，修築城池。經徐日升張誠二神父之斡旋，不致決裂，得與俄國劃界。繼以才學德望，感動俄國欽差果樂方，將所侵之地，盡還中國，立五體文之約於尼布楚。（即滿蒙華俄拉丁也）此黑龍江東北化外之地二千餘里，盡入版圖者，皆徐張之力也。

旋於康熙四十七年，命神父分赴各省，繪畫中國輿圖。歷九年之歲月，今之繪中國輿圖者，概以康熙輿圖爲藍本也。

圖始告成，白進神父以之進呈，大蒙褒嘉。中國之有輿圖，實自此始；且康熙六十一年，即一千七百廿二年十一月十三駕崩，雍正繼位。雍正於聖教道理，多所隔膜；尊禮喇嘛，且迷信陰陽五行之說；又性好疑忌，而少決斷。憑信仇教大臣，每與聖教爲難。然當時教友中信德堅固，爲義被難，如蘇努襲爵貝勒之全家充軍；內大臣趙昌之死於獄中；吳爾

陳之持正不阿，捨身致命；此其始端也。自閩浙總督滿寶、迎合上意，奏請禁教後，於雍正元年，一千七百廿三年將各省西士遣往廣州居住，教堂改爲公廨。迨教皇本篤第十三，於雍正三年冬遣使修好，尙蒙優待，召見如禮；惟所請廢弛傳教之禁令，開釋禁之教士，祇准釋放教士而已。雍正八年一千七百三十年秋，因京師地震，戴進賢上書陳情，伸冤辨白；而廣州西士，依然被逐。故終雍正朝，中國之聖教，如海中孤舟，突遇颶風而遭飄蕩也！

一千七百三十五年，雍正十三年八月帝崩之後，乾隆嗣位。本無仇教之意，乃有大員某，前因其妻孥奉教，獲譴革職，彼欲市恩於教仇，首先揭告。時帝方居憂，輔政大臣卽准奏諭禁；及帝親政，雖經郎世甯修士代神父遞呈奏摺，蒙帝安慰；（按郎修士善繪畫：帝爲世子時，常往觀

之。然帝賦性仁弱，不敢乾綱獨斷，但仍親發手諭，謂天主教非邪教可比，不必禁止，欽此云云。各省教難相繼而興，自乾隆二年，一千七百三十七年，至乾隆十一年，教士之於傳教事務，不敢顯露。晝則隱伏，夜則巡行，所遇艱險，所遭困苦，所受凌辱，所費心機，實屬罄竹難書！但教難雖烈，猶非流血之教難。沿至十一年，一七四六年十一月，福建桑主教被誣監禁，備受酷刑，於明年四月爲主捐軀臨刑時容色怡然，一無所懼。又有神父四位，於次年致命；於是各省競相效尤：致有山西畢樂弟主教與吳神父被毆幾斃之慘狀；雲南馬第辣主教等之均被驅逐，拘送澳門。及至乾隆十三年七月十九日，黃安多譚方祭兩神父，在蘇州絞決爲義致命外，兼有教友多名，同時被拘，雖歷受刑逼，終不背教。其最傑出者，爲唐若瑟與王斐利伯，始被毒打，卒亦致命。此後三十餘

年，教難時興時息。至乾隆五十年，一千七百八十五年，則較前劇烈。當時之爲主致命者，先後有神父七位，主教二位。及一千七百九十六年，乾隆崩而嘉慶嗣位，方冀聖教大行。奈嘉慶不識西士，不愛西學，不喜西藝；故終嘉慶之世，先後二十五年，被婪官所朦蔽。信讒臣之誣衊，不顧先祖遺訓，忘却西士功勳，往往憑空搆陷，與教士教友爲難：致有四川徐主教，及五位神父，教友多名，於嘉慶廿四年，八月十二日爲主致命；沈神父與二十三位教友充軍之慘。至若道光帝，在位三十年，一遵先朝故轍，亦以仇教爲宗旨。至一千八百四十年，即道光二十年秋，眞福董神父被拘，受種種慘無人理之凌虐，竟於次年四月間致命。然當董神父於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年至中國後，曾寄書西洋，謂：中國十八省教友之除背教者不計外，約有二十三萬；傳教神父西士約四十

名，華士約八十名。足見道光年間，聖教雖屢遭摧殘，依然興隆。若非全能天主親立之教，安能有此！且致命者之熱血愈多，則必根柢深而蒂益固也。

追溯五十餘年中之中國教務，憑魔力百方震撼，而屹然不搖，誠超人意表。迨夫道光二十年，羅瑪傳教部，因江南教士教友之上書，求重遣耶穌會士來江南傳教。教皇額我畧第七，俯順輿情，以山東主教伯濟調任南京主教。越二年果遣會士復來，自此迄今，江蘇安徽教務復由會士接管，遂創觀象臺，以裨社會；設學校以植人材；建醫院以濟貧病；成績之優美，教務之興盛，素爲諸省冠。

且查道光廿年，一八四〇年英國要求與中國通商，中國不之許，而英人心不能平，遣英將卜定格率兵八千，運船七十隻，攻破厦門定海等

處。於二十一年四月，攻破吳淞、進佔上海。自是進攻鎮江、南京，勢如破竹。朝廷震恐，遣大臣伊里布者英與英將議和，而訂有南京十三款之條約，五口通商之約章，並續添一條，謂天主教耶穌教原係爲善之道，愛人如己，嗣後凡有傳教奉教者，應一體保護云云。然和議既成，條約既立；而傳教之禁令，尚未廢弛。故於道光二十四年，法國遣欽差大臣拉格入來華，由廣東總督耆英代爲上書具奏，旋於是年十一月間，方奉御批依議施行云云；從此西士得隨便建堂傳教，而人民之奉教，亦不禁阻矣。

是時京師各天主堂，幾蕩焉無存：東堂於嘉慶十二年不戒於火，焚毀殆盡；西堂則於嘉慶十六年被廢；北堂廢於乾隆五十二年；南堂則被封於道光十七年。而南堂直至咸豐年間，天津和約告成，孟主教蒞任，

得以重開；眾教友復覩聖教典禮，莫不喜極淚流，而感謝主恩也！當咸豐避居熱河，於十年九月續行訂約；凡從前抄沒之天主堂，學堂，墳墓，教士房屋等件，一概賠還；並准法國傳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隨意建築；且於奉禁天主教之各明文，無論或寫或刻，應概行銷除。於是清代歷朝禁教之律令，始全失效。惟輓近六十餘年來，因遭洪楊事件之蹂躪，庚子拳匪之禍難；而教士之舍身殉義，教友爲主捐軀者，實繁有徒。曾國藩計洪秀全之役，竟謂痛天主教之橫行云。其實洪氏自創一教，以宗教家視之，實所謂「四不像」之教耳。聖教遭禍，可謂奇冤！庚子之役，殉教萬數；事詳拳禍記，閱者自取而觀之可也。

語云：致命者之血，傳教之種子。此語也，驗之於中國之聖教而益信。蓋今日奉教者，日增月盛，教務進境之速，大非昔比；庚子年中國教友約

共八十萬，今則二百五六十萬矣！今日信教自由，載在憲法，民教安泰，深爲中國之聖教前途賀。

有清一代之教史，三百年之傷心史也；吾於畧叙之餘，有不能自已於言者。（一）以常理言：覆巢之下無完卵，烈火之上絕遺茅。清摧吾教，不遺餘力；載諸律令，積有檔案。然而愈壓迫則愈昌盛，寧非奇跡？昔者羅瑪叠興教難，聖教遂在羅瑪植一牢不可拔之教化。則是中國聖教之前途，必大放異彩也。（二）以常情言：或疑聖教果無遺疵隱忒，不應叠遭意外之禍。究其實，自反而仁，横逆猶來；良以世間禍福無憑，固非所能逆料也。且教旨恕仇，萎民往往壓迫教民，適足以彰其美德。至於謗教書畫，影射盡虛。歷來殉教者，指不勝屈；試問究竟有一毫違法之迹否也？諸賢信心，藉此益增。嗚呼，德高則毀來；吾教際此，惟有飲泣搥胸，

仰天呼籲，望天主垂憐而已清祚已矣，教猶矻立。磐石之喻，信然信然！今者，信教自由，舉國公認天主教，爲至一至聖至公，由宗徒傳下來之教。當今承接聖伯多祿位之教宗庇護第十一，因各國嘗假借教案以擴充己利毅然祝聖六位華藉主教。此六位主教直隸教宗，所轄皆中國教士，使自治中國教民。吾儕願効明烈納后之言曰：「更冀聖父多降福中華，使教化衍盛，國泰民安：吾人種種眷慕之情，非口舌所能盡。一將來聖教廣揚，異端消滅，「耶穌聖心之國，王於中國」曷勝馨香而禱祝之矣！

錄附一　十字聖架五次顯現中華

余嘗聞十字聖架顯現中華事，而不知其詳。偶閱意文雜誌，(Civilta cattolica, 1920, vol. III p. 15 suiv.)見此事之記載，原原本本，言之綦明。節譯其意，附之於此。

十字架顯現中華，共有五次，二次在山東，二次在浙江，一次不知究竟在何處。所有考據，首推一千七百廿二年，浙江耶穌會傳教士，致該會總長彌厄爾當步利尼 Michel Tomburini 書，書以薄絹繕寫，至今存於羅瑪公學，次及耶穌會書札觀摩錄書札 Lettres édifiantes 有法文，有德文；然而魯魚亥豕，其間不無抵牾之處。今將前四次十字架顯現之梗概，備述於左。

第一次，天主降生一千七百十八年，陽歷八月廿日，前清康熙五十

七年，陰歷七月廿四之夕，在七時與九時之間；山東濟南省城中，空際現一十字架，架下白雲繚繞，同時一團火球，從東而起，漸向西北進行。凡經過之處，有火星流散，十字及火星隱沒時，聲震全城，約計睹此聖蹟，而聞此奇聲者，有萬人之衆。

第二次，同年陽歷九月初八，聖母聖誕瞻禮日，陰歷八月十四之夕，在七時與九時之間；濟南城中，空際復現一十字架，較前更大，銀光熠耀，四週有細雲星辰環繞。初聖架傾側，一刻後，始自南徂北，繼而聖架直豎，一刻後，乃自西徂東，闔城居民，皆親見此奇蹟。

第三次，浙江紹興府餘姚縣，金家橋，有魯姓者，自建草堂一所，中供天主聖像；每逢瞻禮，諸信友集而禱焉。一千七百十九年，陽歷十二月卅一，聖西爾物斯德肋瞻禮日，即前清康熙五十八年，陰歷十一月廿

一之夕，七點一刻，忽見一十字架，現於堂頂上，潔白而光亮，四週有白雲環繞，星辰擁護。一刻之後，始隱沒。見此奇蹟者，教友十一人，教外人不計其數。

第四次，一千七百廿二年，陽歷六月廿三，聖若翰保弟斯大瞻禮前日，即前清康熙六十一年，五月初十之夕，七點鐘，浙江杭州在天頂東南，現出一白亮之十字架，聖架直橫二木，殊爲長大，二刻後，始隱沒。闔城居民，皆親見之。

第五次，此次苦架顯現，證據殘缺，難道其源流，如以上四次。蓋當時耶穌會傳教士，所致總會長彌厄爾當步利尼之書，報告此次聖蹟者，年埋代遠，早已無從尋求，所有一鱗半爪，藉以爲左証者，惟有拉田斯拉斯奧牢斯Ladislas Rosz司鐸之書信。司鐸耶穌會修士，於一千七百

廿六年，陽歷八月初四日，由意大利致書於沙稀 Yoselin 司鐸曰：近來中國有一聖蹟，即一千七百廿五年，陽歷六月十五日，人見空中顯一光明十字架，騰於聖爵之上，聖蓋上立三鐵釘，釘頭向上，適與耶穌會之徽章同式。

十字架之發顯，既如上述矣，茲有二問題，請共研究。第一問題，此五次苦架顯現，是否確實？第二問題，此五次苦架顯現，天主究寓何意？

爲解釋第一問題，當先問所援引之考據，是否確實？按諸哲學，凡一考據，可奉爲確實者，須有三要：一署名者，確爲著撰人，而非他人僞托，或作者雖不署姓名，至少言其著於何時；二原著留傳至今，無所損益；三著者所述，不自蒙誤，亦不欺人，三要悉備，方有取信之價值。乃十字聖架之發顯，有此三者，故有取信之價值。蓋一軸薄絹，至今存於羅瑪公

學，署名者，不難展卷而獲，趙璧完好，未嘗塗改。述事者爲篤學懷德之修士，豈容自誤誤人。至於耶穌會修士之書札，觀摩錄，雖於節目上，稍有差誤，然對於苦架之實在顯現，則一口同聲，若合符節，視以爲歷史上眞確之考據，誰曰不宜，何用喋喋。於是予敢記曰：吾中華之十字架，五次顯現，有確實之事蹟。

對於解決第二問題，欲請先觀聖教歷史上，十字聖架每次顯現，天主所示於人之聖意，借鏡以觀，繩彼律此，對於中國之顯現，亦可以窺見一班。三百十二年時，十字聖架發顯於公斯當定。

Constantin 架上題曰：「以此號汝將勝。」後公斯當定果以此聖號，在的勃耳 Tibre 河濱，大敗虐王馬克桑斯 Maxence。余考當時羅瑪皇帝，艱難聖教，其禍蔓延至於公斯當定已三世紀矣，教友之爲義致命者，擢髮難數。洎乎公斯當

定稱皇，教難始息。然則此架也，洪水後之白虹青欖，得勝平安之記號也。三百五十一年，陽歷五月初七晨九點鐘，加爾瓦畧山頂上，左右空中現一十字架，長約七里，橫及阿里伐山峯，時聖師濟利祿 St Cyrille 適任日路撒冷主教，目睹此奇，上奏於公斯當士 Constance II 皇。洄溯當時，西里 Syrie 之諸主教，大半從奉裂教，皇上公斯當士亦裂教是從，無知愚民，歧途盤桓。然則此架也，迷津之南指，所以引人崇奉正教也。一千四百五十一年，陽歷四月十日，當紅日未升之時，一十字架顯於牌依奧那 Bayonne 經一點鐘之久，通城居民，皆見之，此時法軍適有祁亞那之奏凱。Guyenne 披覽史乘，當是時，英法之戰雲方惡，法軍屢戰屢北，上主眷佑法國，聖女若翰納達爾格 Jeanne d'Arc 以窮鄉之牧女，奉天主遣使出而救國拯民，風馳電掣，不數時而大難蕩平。然則此架

也，所以明若翰納之戰功，及法蘭西之將復其河山也。一千八百廿六年，陽歷十二月廿二之晚，法國彌尼、Nigne 地屬包矮的哀主教區域，Poitiers 適逢開四規之時期，教友到堂聽道者，約計三千人。當神父頌揚公斯當定、以十字架戰勝之時，忽有一十字架，現於空中。然則此架也，証苦架之現於公斯當定爲眞確，所以訓誨教友，仗苦架以攻三仇也。綜核以上四次，苦架之顯現，一與三，十字架皆爲得勝平安之記號；二與四，十字架皆爲燭照鼓勵之記號。我中華之十字架，五次顯現，爲得勝平安之記號耶？抑燭照鼓勵之記號耶？抑或別有寓意耶？竊稽諸史策，十字架之五次顯現，所以報將來百有四十餘年中之教難。慨自康熙駕崩，雍正繼統，歷乾嘉至於道咸，遙遙百有四十年之內，我中華聖教，無日不籠罩於凄風苦雨之中，今揭及崖畧，以証前言之不誣。雍

正在位十三年，元年十一月，即曉諭禁天主教，移西洋人於澳門。二年將居京西士，盡行驅逐。三年教皇本篤第十三，遣使來華，求弛教禁，帝不爲動，答教皇書詞多倨傲。四年葡國遣使通好，本有意維持聖教，然因禁令森嚴，未敢齒及。十年秋，廣州西士被逐，戴進賢上書陳情，雍正厲色拒諫。當是時，聖堂改爲廟宇，聖像付之一炬，房屋悉遭搶掠，教友坐於塗炭。一讀當時傳教士之書信，未嘗不令人泣下！乾隆在位六十一年，元年准某大臣之奏，諭示天下軍民人等，毋得學習天主教，違者治罪。原夫乾隆本無仇教之心，乾隆二年，帝親筆曰，上諭天主教，非邪教可比，不必禁止欽此。然而帝賦性仁弱，一任部臣之專橫，疆吏之妄爲，故終乾隆之世，我中華聖教，仍在永火之中。嘉慶在位廿五年，帝不識西士，不愛西學。即位之後，一循故轍。十年夏四月，禁西洋人刻書傳

教。十七年，欽天監不復用西人，南堂被封，教士踪跡，絕於京師，環觀列省，依然教難紛紛。道光在位三十年，舉事無所變更，教難如前。二十年中英開戰，我師敗績，南京之約，附有凡傳教奉教者，不得虐待。二十四年，法國遣使來華，求弛教禁，是年十一月頒諭准西洋教士，在五口通商地傳教。當時教民，皆以爲從此波平矣。豈料條約浮文，實踐發生枝節。咸豐在位十一年，七年十二月，英法聯兵問罪，明年八月，天津條約成，許通商傳教。九年六月，中外又起戰爭，教難更烈。十年四月，英法軍連破大沽，天津、直偪京師，十二月和約成，其間關於吾聖教者，十三欵，自此以後，教難乃告終。

予又細察五次十字架顯現之時期，而有感焉。康熙五十六年，即一千七百十七年，朝廷兩頒諭旨，一在陽歷正月間，此諭嚴禁與外人通商；

一在陽歷五月間，此諭禁入天主教；於是教堂被封，教士費難，教民爲義捨生。丁此時局紛紜之際，明年山東卽有十字架第一次之顯現，然此次教難，不久勢殺，康熙最後四年，爲聖教平安時期。際此時期，十字架復三次發顯，一於山東二於浙江雍正卽位，風波重起，教難甚劇。三年卽一千七百廿五年，十字架第五次發顯，嗚呼，聖心仁愛，昊天罔極，其翼護信友也，不啻慈母之保其赤子。當其被難，卽顯聖架，以提其精神，壯其膽氣，不至望風而潰。及當承平，十字架復三次顯現，耳提面命，彷彿以居安不可忘難爲囑。及其又遭風波，十字架又從天發顯，顧慰斯民。吁聖心之仁愛，眞汪洋萬頃，茫茫無窮。

追念當日，無論男女老幼，人人勇氣百倍，白刃可蹈，生命可捨，而信不可奪，義不可侮，夫豈人之常情哉！皆十字聖架有以策勵之也。今天堂

上，我中華之一隊致命聖軍，人人頭戴冕旒，手執得勝枝，榮福無疆，豈非十字聖架登之袵席哉？吁莊嚴哉，聖架之花，璀爛哉，聖架之果。經曰：「今天下萬邦，發信德之幹，長望德之枝，廣愛德華榮，成萬善碩果，皆聖血所致，萬苦所培。」然則我中華之信幹，望枝，愛華，善果，非我中華致命聖人之功乎？十字聖架之洪錫乎？昔十字架顯現於日路撒冷，東方教會，另立瞻禮，以誌不忘，予願吾中華教友，對此盛典，亦刻骨銘心，傳佳話於千秋。

附錄一　陝西新發現之聖教古碑

陝西臨潼斜口天主堂，於民國十三年五月一日，在長安城內糖房街，（天主堂東邊第三住宅內）掘出明代萬曆聖教古碑一座。此碑現移於北天主堂內，妥爲保存。該碑式樣，攝於第十四年第六期之聖教雜

誌。至於碑文原本崇禎十二年十一月，湯若望上皇帝之書，見蕭若瑟司鐸所著天主聖教傳行中國考卷四，一九五頁。郭梅二公，將原書首尾刪改，中間又刪去數句，改易數字；而題之爲天主正道解畧。茲將碑文照錄於左。

天主正道解畧

天主者，天上眞主，主天亦主地，主神主人，亦主百物。譬猶國家之有帝王，罔所不統，理無二上，不容齊耦，勢在必從，不容疑貳者也。試觀普世之人，莫不瞻天敬天。蓋天非蒼蒼上覆之謂；正以上有眞主，人心對之，自然加肅，不敢戲渝。比之臣民，望九重而叩；叩九重內有聖明，非徒叩也。且天主者，自立神體，不着形聲，大智全能，造化萬有，而嘗宰制之。更於萬有之中，加愛人類。故當創造初人之時，賦以正理，而人各有生

之初，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所謂性教也。以故趨善避惡，不慮而知。凡遇忠孝大節，舉仰慕之若渴；凡遇奸頑大慝，舉疾惡之若仇。而有疾痛則呼父母，有患難則呼天；人窮反本，於茲益著，豈非秉彝同然哉！獨惜世風日下，人欲橫流，人生其間，漸淪喪罔，而性教不足以勝之。於是天主大發仁慈，戢隱眞威，同人出代；而不着形聲之體，降寓形聲人體之中。在世凡三十有三載，闡揚大道，普拯羣生，而恩施此尤摯矣！救世功畢，亭午昇眞。遺有經典六十三册，併命宗徒等布教萬國；凡遵其教者，必與上昇以享眞福。蓋天主至公，無善不報。此又比之人主論功行賞，輕重大小並及靡遺者。然從此宗徒等奔走四方，流行教法；代有好修樂道之士，上順主命，下重人靈，相繼傳宣，以至今日。要總之天主正道，要與釋道等教殊趣；以昭事天地眞主爲宗，以導人仁

睦忠良爲本，以悔罪遷善爲入門，以死生大事，有備無患爲究竟。王者用之治國，則俗樸風醇，人心和輯。君子奉之修身，則存順歿寧，永遠吉祥。誠普世之人，所當共務欽崇，以隆造物之本始，以一人生之歸向者也！第西籍充棟，奧義難窮，茲特陳其大畧如此。

癸未仲冬　泰西修士郭崇仁梅高立石。碑正文下有辣丁字一行：

PP. EUROPAE SOCIETATIS JESU（碑文U作V，J作I，而三I字皆於後一字母之豎上，加點爲號；義卽歐州耶穌會司鐸。又有一行小字：SCUEP. ANO. DMI, M. DCC. 44 義卽鐫於天主降生一六四四年，其下又有隸文大字。

極西耶穌會修士，於大明萬曆丙辰入中國，建堂闡教，廣化黎民，於兩京十三省，萬曆後二十三載，刋碑長安以爲記。

趙國衛沐手書。　長安卜棟鐫字。

碑額十字架周圍，有辣丁文字，（自上左角起）DULCE LIGNUM, DULCES CLAVOS, DULCIA FERIENS PONDERA 義卽（吾主耶穌）負此甘飴之木，甘飴之釘，甘飴之任。」苦難而謂之甘飴者，喻吾主茹苦如飴也。

天主正道解畧，文義清晰，無庸多贅；惟其原本係上皇帝之書，故每引君主爲喻。隸文大字中，則有數語，應加解釋。萬曆丙辰，卽萬曆四十四年，降生後一六一六年。萬曆後二十三載，卽清順治元年，降生後一六四四年。時崇禎已歿，明民未肯奉清正朔，故書萬曆後若干年；核之西文年數可証。兩京者，明之南京北京也；十三省者，明代分天下爲十五省，當時惟雲貴二省，聖教未曾傳到，故云十三省。長安縣名，係西安府治所在；故或稱長安或稱西安，實一地也，趙國衛與卜棟二人，是否奉

教，未考。明清之際，陝西一帶，教務盛行，耶穌會士傳教之事業，得此碑而如獲鐵證焉。此碑之發見，誠吾國聖教考古上之大幸也。

當時陝西教務情形，詳載於天主聖教傳行中國考。至於郭梅二公事略，茲據江南耶穌會費賴之司鐸 P. Louis Pfister 所著中國耶穌會傳教士行略一書，撮譯大概。

該書著於一八六八—七五年，石印。

郭公名納爵、字德旌、崇仁其別名也；西名 Ignace da Costa 葡萄牙國法耶耳 Faval 島人，生於一五九九年，入中國在一六三四年，即明崇禎七年。初於福州學華語；嗣派往陝西傳教，先後輔助金彌格方德望二司鐸，每年授洗可千人。梅公名高、字允調、西名 Joseph Etienne d'Almeida 生於一六〇二年，葡萄牙國人，一六四〇年至中國，傳教陝西，因與郭公遇。一六四三年，即崇禎末年，二公在西安府。李自成攻破該城，二公

被獲；嗣經匪首訊問，知二公遠道來華，惟爲闡明眞教，因即命釋放，並禁騷擾教堂。時陝西遍地兵匪，一六四四年，梅公因赴江西南昌府傳教；滿兵南下，屠截南昌城，梅公與謝貴祿司鐸 P. Grassetti，同爲亂兵所殺。郭公則仍留陝西傳教，直至康熙初年，四大臣輔政，艱難聖教，郭公始離陝西而赴福建延平府一帶傳教。及湯若望在北京下獄鞫治，福建教難亦作；郭公被逮，解送北京與他傳教士共禁東堂，尋又解送廣州。翌年，郭公卒於流所，時在一六六六年五月。郭公所著書，有原染虧益二卷，論列原祖貽害人類，與眞主救贖普世諸端，又身後編二卷，述身後永遠之事，老人妙處一卷，曉人敬老；教要一卷，詮講信經大意，辣丁文大學譯本一卷；暨他辣丁文書籍。其熱心傳揚聖教道理，而將湯公之書，刻碑立石，以廣流傳，固亦意中事也。

中華民國十七年一月初版

主教傳入中國概觀（一冊）

（每冊實價八分）

版權所有

南京姚主教准

編輯者　聖教雜誌社　上海徐家滙

出版者　聖教雜誌社　上海徐家滙

印刷所　土山灣印書館

發行所　土山灣印書館

國家圖書館
001687425

6.22
73

籍